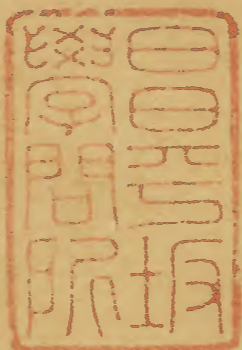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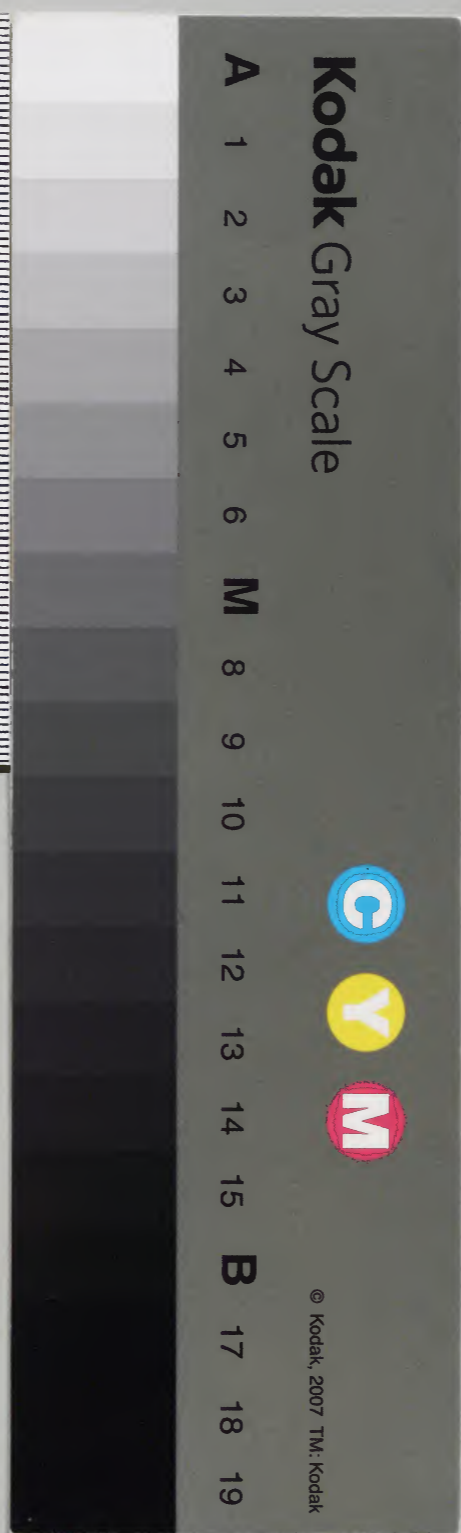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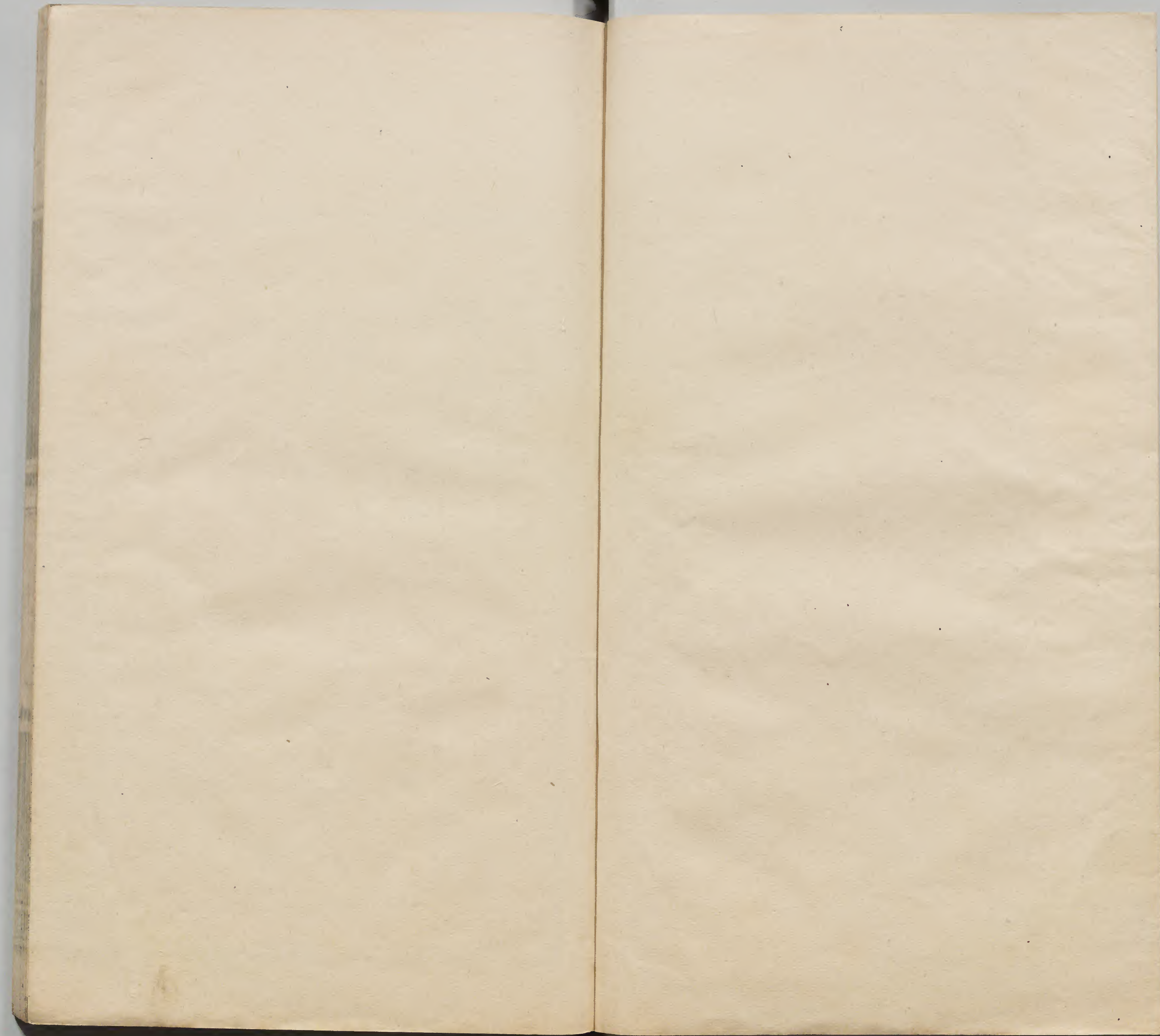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二百二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225)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淺草文庫

鴿

鸚鴿

倉

戴全

鳧庚

百舌

頰頰

雋

伯勞

斷木

鷄

鷄

鴟

茅鴟

鷲

鴿

說文曰鴿鳩屬也

後魏書曰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

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梁書曰侯景圍臺城軍士煮弩燻鼠捕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足殲焉

隋書曰文帝宴達頭使者於武德殿有鴿於梁上上合崔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一萬貫

又曰楊奏見赤鴿映棘高二尺

越絕書曰蜀有花鴿狀如春花

戴祚西征記曰祚至雍丘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鸚鵡戲時西又相對

鸚鵡

周禮曰鸚鵡不踰濟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

禮稽命徵曰孔子謂夏曰群鴿至非中國之禽也

左傳曰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

謠有之師已曹大夫也鸚之鴿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

之馬鸚鵡株又公在乾侯株又跳徵褰與襦褰袴也鸚鵡之巢遠

哉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周公死哉喪勞也鸚鵡又往

歌未哭昭公生出歌也死還哭也同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

羊公傳曰有鸚鵡來巢何以書記異尔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

巢

春秋考異郵曰鸚鵡者飛屬行於陽夷狄之鳥穴居於陰

異苑曰五月五日翦鸚鵡舌今學人語

山海經曰衡山多青腹及鸚鵡

晉書曰鎮西將軍謝尚字仁祖善鸚鵡舞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叅軍五月五日翦鸚鵡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叅軍善彈琵琶鸚鵡每立听移時又善能效人語声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生語無不絕似有生躡語難學之不似因内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躡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

鸚鵡前盜物叅軍如側鸚鵡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于種一二例條御之而未諱後盜牛肉鸚鵡復白叅軍曰汝云盜肉應有有驗鸚鵡曰以新荷裹着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權殺叅軍為之悲傷累田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殺曰原殺鸚鵡之痛誠合治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今止五歲刑也

淮南萬畢術曰寒皐斷舌使語

唐書曰秘書少監崔行宮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御一物入其堂置案而去乃魚袋玦數日加大夫

荆楚歲時記曰五月鸚鵡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謂之花鵲

倉庚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又曰倉庚于飛熠々其羽

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綿蛮黃鳥止于丘隅

又曰覯睨黃鳥載好其音

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又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屨息

詩義疏曰黃鸚留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嬰或之黃鳥一

名庚一名黎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太閔西謂之黃鳥常以

椹熟時未在棠間此乃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爾雅曰倉庚高即為黃也鶯黃楚雀即倉黃也又皇黃鳥

韓詩曰簡斤黃鳥載好其音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即蚕生也

載至

禮記曰季春之月載至降于桑

爾雅曰鷓彼反鷓皮反鷓鷓也

春秋考異郵曰孟夏載絰也陽御表以期達蚕珥絲在四月故

孟夏載絰出以任氣成天津也故載絰出蚕期起

故經援神契曰載絰下蚕始生

魏志載鴻鳥巢張許門陰告門人曰夫載鷓陽鳥而巢門陰此

凶祥也旬日而卒

楊雄方言曰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門鷓鷓謂之鷓鷓自閑而

東謂之載維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載南又猶維也或謂之紡澤

或謂之輻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鷓又

鳧

詩曰交又桑鳧卒場咏粟

又曰交又桑鳧有驚其羽

左傳曰邾子云少皞擊以鳥名官九鳧為九農正鳧民無淫者也

爾雅曰春鳧頰扶云鷓勅倫夏鳧竊玄秋鳧竊蓋冬鳧竊黃桑

鳧竊脂棘鳧丹行又鳧子夜肯又肯又肯又

山海經云峒有鳥焉如鷓赤身白首其名竊脂

又曰上車之上鳥多當鳧狀如雉以髯飛食之不眴目上音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鳧不啄粟非廉也

左思齊都賦曰四扈推移

百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

又曰郊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者

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其萌交喙反舌鳥入殿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鄭注禮云反舌百舌鳥糜信雜曰紫緯書反舌蝦蟇也昔於長安與諸生共至城北水取蝦蟇剖視之其舌反成向此則鄭君得過乎喬夙荅曰蝦蟇五月中始得水當聒人耳何云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鳥

易通卦驗曰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周書曰芒種之日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候之在側孔子明鏡曰國君謀反有反舌鳥入宮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

後魏書曰汝陰王天賜之縣慶和為豫州使舉城降梁又武山為北道總督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同百瞻若鼷鼠遂徒合浦郭惜百舌鳥詩曰百舌鳥上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未俗不尚嘿

伯勞

禮曰仲夏之月鷓始鳴

左傳郊子云少暉時伯趙氏司至者也

詩曰七月鳴鵙

爾雅曰鷓百勞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鳩則鳥鴈者伯鷓也者相命也

廣雅曰伯趙鷓也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百勞鳴

孟子曰南蠻鴝舌博勞也

淮南萬畢術曰伯勞使蛇蛻蟬乃天使也

又曰伯勞守金人不敢取也取白勞血以塗金不敢取也

東方朔別傳曰與弟偕行渴令弟子扣道邊家求飯不知姓名

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飛集主人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

此主人姓李名伯當尔但呼李伯當果有李伯應即入取飲

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國人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曰世同

惡伯勞之名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鷓如鳴七月鳴鷓七月夏

五月鷓則伯勞也昔伊吉甫信後妻之譏而殺孝子伯奇其伯

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

田見異鳥於桑其声噉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折翼

其声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頌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栖吾輿非
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声而栖盖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
室而翔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
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好事附名為之說令俗人惡之其
實否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為人養陰為賤賊伯勞
善賊害之鳥也屈原曰鷓鴣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其声賜
故以音鳴也

晉書曰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符堅之分氏戶於諸鎮
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博勞鼠父是仇緩尾長翼短
不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亘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
言驗矣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鷓鴣始鳴賜不鳴令壅逼
兵書曰軍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
散有所配屬

京房易妖占曰伯勞聚邑中歲天伯勞鳴軍中師分而水旦至
鳴於君之君

夢書曰伯勞為憂口話声可惡也夢見白勞憂口舌也

斷木

尔雅曰鷓鴣木也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色毛青翠鳥類也凡啄木異種舌長寸抄有針棘

裴諳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椽樹暮則巢宿無于於人惟志所欲此善禽獸性濁者屏閩中名士傳曰薛令之唐開元中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冷落久次歎進令之題詩云明月夜團圓照見先生盤不中何所有首落長闌干飯澁是難縮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因幸春宮見之不悅命筆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既嫌松任

逐桑榆冷暖之遂投簪謝爵徒步東還

鷓鴣

尔雅曰鷓鴣剖葦

又曰莖舌鷓其鷓鴣

詩曰肇彼允莖虫翻飛惟鳥注莖虫鷓鴣是也故尔雅曰莖虫鷓也微小者黃雀其雛化為蛭或故俗語曰鷓鴣生蛭雀易林亦謂莖虫生蛭或云布穀生子鷓鴣養之

方言曰自閔而東謂之雀或謂之女匠而西謂之鷓鴣

尔雅曰鷓鴣鷓鴣也非審決音自開而謂之桑死或謂之莖雀

莊子曰鷦鷯巢深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者反見孟八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之蒼鴻毛著之臨尾建之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蒼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晉書曰張華素孤貧為鷦鷯賦成阮籍見之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

鷦 音携一
名杜宇

爾雅曰鷽周也

蜀王本紀曰望帝使臣鰲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妻通慙愧且以德薄不及鰲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鷽鳴故蜀人悲子鷽而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臨海異物志曰鷽鷽一名田能春三月鳴晝夜不止声音自俗言取母血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思至當陸子塾鳴乃得止耳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云肉芝之美者鷽燕鷽之翠

異苑曰杜能使陽相推而鳴先發声者便吐血死昔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声便嘔血死

鷽

尔雅曰鷓冠雉

莊子曰青鷓愛子忘親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妃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鷓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灵夏之北悉墮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容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彼禍福應於此聖王受龍鳳為嘉瑞者秋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忘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沒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鸛鶴來巢魯昭出奔鼠

舜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散是故君子嚴恭寅畏動心以異雖在幽獨之中如大事神明之照臨患難之及已也雖升鼎耳殷宗側身脩德鵬止隅賈生作賦以無患者德至祥也

鷓

毛詩曰鷓鷓周公救乱也鷓鷓既取我子無傷我屋

詩義疏曰鷓鷓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為窠以麻之如刺絲靴縣着樹或一房或二房幽州謂之鷓鷓或曰女匠閩東謂之工雀閩西謂之蔑雀或謂巧女

尔雅曰鷓鷓寧鷓

鳩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鳩

莊子曰鳩得腐鼠鷓鴣過也仰而視之

又曰鷓鴣鼠之鳥也

淮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登高楼臨大路設樂陳酒博於其上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飛鷩墮腐鼠而笑飛鷩墮腐鼠而中遊俠又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在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其夜乃殺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

淮南萬畢術曰鷓鴣令雞自伏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世市有舞鳩

鹽鉄論曰太山之鳩啄腐鼠于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同盜主財而食之烏得若太山之鳩乎

後魏書曰孝武即位蠕又諸藩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鳩鳥飛於殿前帝素知寶熾善射因欲矜尔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鳩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外仙傳曰孝仲甫夜卧上或為鳥跣架上夜至水口縣臣山上侯北風當飛度南海一山有羅鷹者羅得鳩視之仲甫也後留庚三年自云往崑崙去

茅鴟

尔雅曰狂茅鴟

郭璞注曰鴟鴞也以鷹而白孫炎大目鴟鴞也

廣雅曰芦休茅鴟鴞也

左傳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泥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鳥

鴟逸詩亦不知刺不敬

鳶

禮詩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毛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尔雅曰鳶身醜其飛也翔

漢書曰成帝河平元年太山有鳶焚其巢子墮地墨色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丁

切墮水中

梁書曰永安侯蕭確字仲正少好弓馬人有笑者確謂之曰吾

當為國家破賊故預習之每臨陣對敵意氣安詳帶甲據鞍自

朝至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侯景愛之恒右左常從景出獵見

飛鳶景衆射之莫能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自是王偉忌之

隋書曰崔彭善射達頭可汗召善射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

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

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鷩遣其善射之多不
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領莫不嘆服可
汗畜彭不遺百餘日上賂繒絲然後得歸

又曰長孫晟引啓民或汗歸附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
人分為兩朋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
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入鹿啓民朋竟墜時有鷩飛群上
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不官得賞晟獨
居多

博物志曰漢舊使綦國送鷩卵給大官

晉中興書徵說曰永和九年吳郡獻白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羽族部十一

鸚鵡

白鸚鵡

赤鸚鵡

五色鸚鵡

孔雀

翡翠

鷓鴣

白鷓

鶻

鷓

鷓

萬春鳥

舍利鳥

兵曹鳥

巢衣鳥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漢書曰獻帝與平元益州蛮夷鸚鵡二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

三枚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附西將軍陽
定國令歸本土

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葛恪
對曰白頭公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名虧之因曰恪欺
陛下嘗聞鳥鳴白頭公者試使恪復索白頭母恪曰鳥名鸚鵡
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也昭不能答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焉其狀如鸚青羽啄人舌能言名曰鸚鵡
又曰鸚鵡慧鳥栖林啄藥西指中分行則啄地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官是得其所言不得其所以言

說文曰鸚鵡能言鳥也

文士傳曰黃祖世子射客賓大會有獻鸚鵡鳥射舉卮酒於祢衡
曰願先為之賦事其賦門

成公綏鸚鵡曰小鳥以其能言解意故欲以金籠昇之堂殿然
未得之性

張華鷓鴣賦曰鷓鴣慧而入籠

傅咸荅李斌書曰吾作左臣未幾而以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
不合然是家親鄉里自願便俗從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荅
鷓鴣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

宣驗記曰有鸚鵡飛積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不可久也便
去後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沾羽飛而洒之天神言汝
雖有志何足云也鸚鵡曰猶知不能然嘗僑是山禽獸行善皆
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加感即為滅火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鳥有種一種青大如鳥曰一種五色大如
青而小於白者交州以南尽有之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鳥四
指三向後此鳥兩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口啄地
然後足從之

又曰廣雷羅春勤等州多鸚鵡野者翠毛丹皆可效人言但

稍小不及隴山者每群飛皆數百隻山果熟者遇之立盡南中

云養之切忌以手捫摸其皆犯者即不飲不啄病而卒余寓番

禺曾遊新遇安南歡好使翅將軍名承美見伐
心止歸也見養一鸚鵡皆

尾布深淺翠毛臆前淡紫嫩紅兩脰別垂黃毛翅尾甚奇

雲南行記曰瞿苻館磴崎危又過重高山上下各十四五里山

頂平四望人無煙多鸚鵡

又曰新安城路多謾山尽是松林其上多鸚鵡飛鳴周宣夢書
鸚鵡為仁人居宅也夢見鸚鵡是仁人也其在堂上憂豪賢

白鸚鵡

笠法貞登羅浮山記曰山中有純白鸚鵡

異苑曰張華字茂先有一白鸚鵡華每行還鳥輒詭僮使善惡
後寂無言華問其收鳥云見藏篋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
鸚鵡曰昨夜夢忽不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鸚所撥教其啄顛
脚僅而得免

南史曰梁皇國宋大明三年獻白鸚鵡

又曰梁利國梁普通三年其王頻伽遺使知獻白鸚鵡

隋書杜正幼聰敏博涉多通開皇未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
僕射楊素促召正玄使作賦正玄倉卒之除援筆立成素見文
不加點始黑之

又曰獨孤師受番客鸚鵡帝察遂臨斬決

唐書曰貞觀中陀湏國王察失利多染末那遺使獻白鸚鵡毛
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與翅齊并五色鸚鵡各一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
曉言詞上及貴妃皆乎雪衣女性既馴擾常假其飲啄飛鳴然
亦不離屏性間上令以近伐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
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至右左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
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

上貴妃鏡架語曰雪衣娘昨夜夢見鷺鳥所搏將及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苦懼禍歎有所攘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致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楹瞥有鷹至時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死中為立立塚呼為鸚鵡塚

赤鸚鵡

沈約宋書曰謝莊為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晉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袁淑冠當時作賦畢賫以示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傑遂隱其縣

南史曰西南夷詞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貢金指環赤鸚鵡

五色鸚鵡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瀾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

如母雞

廣志國

唐書玄宗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左右試牽御衣鳥輒瞑目蛇蛇岐王文學能延宗因獻鸚鵡篇以輦其事上以鳥及延京師示百僚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虛異鸚鵡及能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樂鳥鳴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與此鸚鵡無

異而心听性辯護生報恩故兆常品九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延京雖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
又曰元和十年訶陵國遣使獻僧祇僅五色鸚鵡頻保鳥嶺表錄異曰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以鸚鵡嘴脚皆經兩股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確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雉為孔乳

周書曰成王時方猷孔雀方亦成別名

漢書曰蜀賓國出孔雀

又尉陀獻文帝孔雀二双

續漢書曰南夷真也公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張璠漢記曰條支國臨西海出師子孔雀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孔雀群臣以為非也欲不與孫權勅付使

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冥王所上孔雀尾方枚文采五色以為金銀車蓋遙望耀人眼

吳志曰孫休永安五年使察獸到交趾調孔雀大猪又曰薛綜
上疏曰日南遠致孔雀充備宝玩不抑其賦以益中國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西子縣多孔雀在山草中群內及朱崖皆
有之

晉書公卿替曰世祖時城猷孔雀解人語彈指應声起舞

晉書曰公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譖貪累為百姓所患會察獸鄧
荀至檀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退役感思為乱郡吏呂
興殺譖及荀以郡內附

齊書曰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盈身左右為兩翅大著孔雀羽

衣服空中飛舉

又曰文惠太子長懋製瓊翫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米金翠過
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龜茲國地多孔雀群飛山谷人取養及食乳如雞鶩
唐書曰高祖穆皇后少時父母和相謂曰我女貌非常不可妄
以許人當為之求賢夫矣乃於門屏處二孔雀相對公子有求
婚者輒與兩箭令射之父母潛相謂曰若中孔雀之目者即以
妻之前後射者數千人莫能中高祖後至蒞各一中目肅公大
悅因即與婚

山海經曰南方多孔鳥

列仙傳曰蕭史吹簫致孔雀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聞鳴鴈養孔雀鵠奉穀一年二千石

鹽鉄論曰南越以孔雀聃門戶今貴其所饒非所以厚中國也

太玄經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

兒出為之設果有楊梅孔詣以示兒此實君家果應聲答曰未

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為鳥木必尺合止以音影相接

便有孕

楚辭曰孔雀蓋兮翠旌

王延曰孔雀登九天兮撫慧星
之雀為車蓋

華陽國志曰云南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異物志曰孔雀其大如鴈如足高毛皆有班文采捕得畜之拍

手則舞

又曰孔雀形体既大細頸隆背似鳳凰自背及尾皆作負文五

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有距栖

遊岡陵迎晨則鳴相和傳巽奢儉論曰豐狐以赤色禍身翡翠

孔雀亦灾斯文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指其尾則儻
劉欣期交州記曰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為節出諸
處
嶺南異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為口腹或殺之
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鷄以為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
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金株生截其尾為方
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

翡翠

爾雅曰翠鷓也

孝經援神契曰袖靈滋液則翠羽曜

漢書曰尉陀獻文帝翠鳥千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見翡翠

漢書曰尉陀獻文帝翠雀千

又曰燕刺王旦郎中侍從豹羽黃金蚶蟬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銀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

革加翡翠

吳錄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充備寶玩

晉令曰翡翠不得西度隴

蒼頡解詁曰鷓翠別名

說文曰翡翠青赤雀也

異物志曰翠鳥似鷺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

南州異物志曰翠唯六翮毛長寸餘青茸翡翠大於鷺小於鳥曰
楊孝元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隨稍下
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南中八郡異物志曰翠大如鷺腹皆純赤毛捕之不知貴其毛
羽也

廣志曰翡翠赤紺皆出交趾與古縣

交州記曰翡翠出九真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鷓鴣

太玄經曰翡翠狐鼠好作也

離騷曰翾飛兮翠層

楚辭曰翡翠

宋玉登徒子賦曰眉如翠羽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錯翡翠之威蕤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栖翡翠列巢以重行劉邵七華
曰剪雋陵之縹翠水葱嶺之碧雞

秦書曰符堅時西域獻翠鳥兩頭雄各二籠盛之月餘並死

左傳曰鄭子威好聚鷓冠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伐謂燕惠王曰今者臣未過水蚌方出鷓而鷓啄其肉蚌合而抃其啄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見蚌脯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鷓又兩不肯解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又趙又相支以弊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范子曰計然者蔡立濮上人晉二公子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軍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鷓而盟焉

鷓鴣

崔鴻蜀錄曰蜀連有灾大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鷓鴣集城下

異物志曰鷓鴣其刑似雌雉雞其志懷南不思北其名呼飛但南不比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飲酒為諸膳也

嶺表錄異曰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色其大如小野雞多對啼

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聞翅之始必先南者羽亦胡馬嘶北風

之義也其鳴自乎杜薄州本草云自呼鈎鞞格集李郡玉山行聞

鷓鴣詩云方穿語曲崎嶇路又听鈎鞞格磔聲

白鷗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白鷗黑鷗各一隻

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曰招白鷗下雙鵠榆文竿出此自王彪之閩中賦曰林鷗繡白

謝惠連雪賦曰白鷗失素

雲南記曰牽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鷗皆生致之

鷗

說文曰鷗似雉出上當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鷗鷗為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言鷗雀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為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怒

續漢書與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鷗者勇雉也具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晉八王故事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促鉄梁二節髮髭擊兜鍪皆用涼州白鷗毛天子見之大驚山海經曰惺諸之山其鳥多鷗

蘇子曰帶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組載貂鷗之尾違千丈之城此俗之富貴也

鷓

尔雅曰鷓母其子

说文曰鷓鷓属也一日牟母一旦鷓

吕氏春秋曰季春之日桐始華田鼠化為鷓

鷓

詩曰鷓之奔又刺衛宣姜也鷓之奔又鷓之彊又人之無良我
為况

又曰不狩不獵胡瞻尔庭有懸鷓兮

尔雅曰鷓鷓其雄雌牝庫其子文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為鷓得義少殘百家則鷓生大戴禮夏

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為鷓又鷓也化而之善故尽其辞也鷓為

鼠化而之不善故不尽其辞也廣志曰宛鷓大鷓以供御

孔元舒在穷記曰趙大龍以鷓二十枚奉上老母

南方草物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鷓上圃

吏民捕取塩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甫郡

東方朔別傳曰占人被召見人以罔求鷓飛入罔知必有罪人

罔罪字故也

莊子曰田鼠化為鷓

淮南萬畢術曰煨墓得瓜平時為鷄

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鷄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嘉射天宮地斬杜焚之為齊新滅

徐幹中論曰俗士之牽達人猶鷄鳥之欺孺子鷄之性善近飛不迅行不速以將可獲故孺子逐之不已俗士以將可悟終難可移達人所以緩脣鳴聲而不捨也

周書曰時訓清明之日又五日田鼠化為鴛鼠不化國多貪殘兵書曰兩敵相當鷄華壁上軍十五日敗

于寶晉記曰趙王倫篡位有鷄入太極前殿有雉集於東堂

楚辭曰鷄鷄兮軒又鷄鷄兮甌又哀我兮寡獨靡有兮足倫

窮神祕苑曰定安原上菜時奠祭以甌爵忽有一鷄飛於甌上因名鷄之城

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鷄甌縣

夢書曰鷄鷄為鬪相見怒也夢見鷄鷄憂鬪也

劉欣歎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為鷄鳥

萬春鳥

三國典略曰北齊高緯時有萬春鳥見齊仙都苑上大為造萬春堂以應嘉瑞

舍利鳥

隋書曰梁利國有鳥名舍利人語大業十年遣使入貢後遂絕

兵曹鳥

唐書曰崔希喬為并州兵曹听前叢葦有小鳥入鷓鴣未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驚毀鷓鴣見已踰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雞馴擾閑暇頃之飛翔特歸舊所人到號為兵曹鳥

巢衣鳥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忽有細鳥集於帷屏或集人收襟國名曰巢衣鳥宮內嬪好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者多為丈夫所嬪王莽末猶有一兩箇去來莽羅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羽族部十二

鴛鴦

鸚鵡

鴝鵒

鷓鴣

鸚鵡

鷓鴣

鷓鴣

白鷓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精衛

水鷓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鷓鴣○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故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鴛鴦于飛卑之羅之君子萬幸福

祿宜之鴛鴦在梁取其左翼君子萬年冥其遐福○西京雜記
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
貴姨懋膺決冊上

越三十五條以陳踴躍內有鴛鴦襦

被○魏志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殿屋西瓦墮化鴛鴦此何
為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上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意也
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曰宮人相殺○于寶搜
神記曰大夫韓憑其妻美宋唐王奪之憑怒王囚之憑遂自殺
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殺臺下左右拔衣又不勝手遺
書於帝曰願以葬還韓氏一塚王怒令埋之一塚相對經宿忽

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放枝下連其上有鳥如鴛鴦鳴雄各
怕栖其樹朝暮悲鳴音聲感人○古今注曰鴛鴦水鳥鳧類雌
雄未嘗相離人其德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尺鳥○楚詞
曰鴛鴦兮噫又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我為合歡被
又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鄭氏婚禮
謁文讚曰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足

鷓鴣

臨海異物志曰鷓鴣水鳥毛有五彩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

氣

劇談錄曰河南府尹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則水中充有灘漲出石鑠金澄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幸邑與同僚列宴於亭上觀之因召老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鷓鴣雙立前後居以此為則僧孺前揣縣僚無出已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鷓鴣宴未終俄有鷓鴣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

鷓鴣

爾雅曰鷓鴣郭璞注曰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畜之以厭火

災 鷓音鷓
肩反

說文曰鷓鴣也一日鷓鴣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鬪雞鴨養雀鷓鴣奉穀一年二千石

異物志曰鷓鴣巢於高樹顛生子未能飛皆銜其母翼飛下地

飲食

夢書云夢見鷓鴣居不雙也婦見之此獨居也璿見之恐失夫妻也雄雌俱行淫佚遊地

唐詩曰夢玄宗嘗遣中官往江南採捕鷓鴣及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疏諫曰方今九鴈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蚕婦時桑

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
備舟楫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以
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階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鷓
鷯鷓鴣曷足為也

鷗

鷓吉解古鷓鷯也生藕葉上名水鷓

說文曰鷗水鷓也

山海經曰玄服國其人倉鷗

南海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

乃還洲嶼生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漁人
及渡海者皆以此為候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鳥之至者
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問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翫之明日之
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晉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嚮萬國有五鷗集大極殿前晉中
興徵祥說曰鷗集大極殿非鷗所處湖澤島也時蘇峻作逆宮
室被焚

周書曰崔提既私附太平宮主時人或為之懼門客陳振鷺獻

海鷗賦以諷之提維稱善而心實不悅

鷺

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又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又曰振又鷺于下鼓咽又醉言無于胥樂兮

毛詩義疏曰鷺水鳥好白而潔故謂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楊人皆曰白鷺大小如鷄青脚高尺七八寸解指

尾喙長三寸所頂上有毛十數收長尺餘純又然衆毛異好將

欲取魚時弭之今吳人亦養之好群飛行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舞則復有赤色舊鼓吹曲有朱鷺是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有曰皎者鷓音路鷓音路鳥名

鷓又其飛幽明錄曰巴東有道士忘其姓名事通精入屋燒香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雨住遂失道士所在古今樂錄曰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殿中而去南史曰張融年弱冠同群道士陸脩靖以白鷺羽扇遺之曰異物奉異人

鷓鷯

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

毛詩義疏曰鷓鴣水鳥一名渠梁大如鷓鴣脚長尾尖喙背工

青灰色腹下有白鷓下黑如連錢故桂陽謂之連錢爾雅曰鷓

鷓雖梁

郭璞注曰雀屬也飛則鳥行搖

鷓

左傳曰正月戊申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

莊子曰夫相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列子曰河澤之鳥視而孕曰鷓

錄異傳云弘老吳吳烏程人患瘡經年弘後獨至旁舍瘡莢有

數少兒或騎公腹或扶公手脚公因佯眠忽起捉得一兒遂化

成黃鷓餘者皆走公以縛以還家暮懸窓上云明日當殺之比

曉失鷓處公瘡遂斷于時人有得瘡者但衣弘便瘡斷

晉書武帝謀伐吳昭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舩連航方百二十

步受二千餘人以水為城起樓櫓開四水門其上得馳馬來往

又畫鷓首怪獸於舩首以懼海神

博物志曰白鷓鴣相視則孕或則鷓鳴下風鷓鳴下風亦則

有孕

劉禎魯都賦曰錄鷓葱鷓

鷓鴣

爾雅曰虎頭羸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楊鴝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鷓鴣大者謂之鷓鴣

纂文曰鴝施石檄开零皆野鴨沒食曰鴝長鴝曰施多白曰开零在山澗曰石檄

白鷓

爾雅曰鴝烏鷓郭璞注曰水鳥也鷓而短頸後翅紫白

汴莊敬鷓賦曰烏真野之性備於俯仰之間專視緩步有自卑

之志

鷓

詩曰鷓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世君子從征役不得養父

母也爾雅鷓羽集于苞樹爾雅鷓羽行集于苞桑爾雅鷓翼集

于苞棘

禮曰雞肝鴈腎鷓與鹿胃鄭玄云與脾

鷓鴣

爾雅曰雞鷓雉縣漢文帝時瑯琊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廣志曰馬鳥鷓鴣

莊子曰海鳥止於魯侯醵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善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鸞不飲杯三日而死此以人養鳥曰不如以鳥養鳥

司馬彪曰即鷓鴣也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東門城門藏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不知以為神

侯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

夫祭國之大節也

節制

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

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視之能禦大突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

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人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具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怕知而避其灾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鷓鴣

爾雅曰鷓鴣鷓鴣郭璞曰今之鷓鴣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夸畢俗呼為陶河

毛詩疏曰唯鷓在梁許慎曰鷓鴣也一名汗澤陶河水鳥身形似鷓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目中赤鷓下故大如數斗囊若有小水魚使抑水滿其湖而弃之令之水竭魚在陸地乃共

食之故曰陶河

魏志曰五月有鷓鴣集莫芝地詔曰此時人所謂污澤也曹詩
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知之處于下位乎否則斯
鳥胡為而至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材獨有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山海經曰憲斯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鷓鴣如鴛鴦而人足其
鳴自叫見國有土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鷓鴣者公平無私鷓鴣有心故魚畏之
明主行賞罰如網

淮南子曰鷓鴣飲水數升而不足

鷓鴣

爾雅曰鷓鴣郭璞曰即鷓鴣也甯角曲如鈎食魚

異物志曰鷓鴣不生卵而孕鷓於池澤間又吐生多者八九少
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系緒水鳥而巢高樹之上或出窟之間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桂鷓鴣項
令入水捕魚得百魚頭以充飢

唐詩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上巳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
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兆庶祈禱忽有白鷓鴣沉浮水際
群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龍

神之變化遂將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
宰相等上表陳賀

范汪治咽方曰鸕鷀啄即愈治鯁燒鸕鷀羽水服半錢即治鯁
服鸕鷀方寸若呼鸕鷀亦有下者

姻澤 戶改切

爾雅曰紡澤虞孫炎曰尸鳩或謂紡澤虞其別名郭璞曰今澤
也常在澤中見人輒鳩不去有象王守之官因名之也

鸕雀

說文曰鸕雀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鸕鳴于垤婦歡于室

毛詩義疏曰鸕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君其巢一旁於池
舍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鸕若殺其子則一村致災災旱
華橋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衆人謂之晚暮
後有鸕雀啣三鸕魚飛集講取魚進曰蛇魚者卿大夫之服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萬畢術曰天鵠鸕胎日行千里人取鸕鳥胎於月中暴一
日一增天雄一月用三十天雄而并治為丸大如桐子欲行蠶
一丸得騰蛇膽和大良去天雄乃膳獨即行千里桓譚新語曰
昔有鸕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又或雷霹靂赴原天不獨

在此其殺取時正與雷偶耳

抱朴子曰以鶴血塗金丹一九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

神農本草曰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礬石周

圍繞卵以取煖氣故方術家以鶴巢中煖礬石為真物

列仙傳曰木羽者鉅鹿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婦兒生開目大

笑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即司命君當報汝恩

使汝于木羽得仙陰識之生兒子木羽所採兒至年十五夜有

車馬來迎之過呼木羽為我御車遂俱去又二十餘年鶴雀但

以二尺魚著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四十餘年母乃終

鷺

詩曰有鷺在梁

說文曰鷺禿鷺也

環氏吳紀曰嗣主問中書令張尚鳥之中大者難鶴小者雀乎

尚曰大者有禿雀小者有鶴鶴嗣主忌勝已因徒上

楚魏曰鷓鴣郡晨雜鷺鷓鷓鴣雜也鷓

後辭書曰正光元年八月獲禿鷺於宮內詔以示雀光雀光表

曰蒙爾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書所謂有鷺在梁解云禿鷺也

貧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中昔魏氏黃初中有鷓鴣

集於芟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
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也臣聞野物入舍古為不善是以張
旃惡鶴賈且忌鵬鷁整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况今親入宮
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宴然不以為懼准諸往義信有殊矣且
饗餐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糧稻時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
今春夏陽旱谷余稍貴窮窟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
之如傷豈可棄養鳥留意於醜形秋親覽前事可得口詠其行
未導誠願遠師殷宗近法惡声哉魏好鶴曹伯好鴈身死可為
寒心陛下學通春魏祖修德延賢消哉集慶於無用之物弃之

川澤取樂琴書贖養神性肅宗覽袁大悅即弃之地澤
南史曰齊晉安王子勛偽位於尋陽其夕有禿鷲鳥集城
唐書曰會昌元年六月有禿鷲鳥集禁苑

鷓

爾雅曰鷓縻鷓郭璞注曰今呼鷓鷓
音箭刮一名音利

莊子曰大鷓縻飽食仰天而噓

列子曰蒲子之弋連雙鷓於青雲之際

楚辭曰酸鷓鷓鳥鷓小
睜也煎鴻鷓

江賦曰奇鷓九頭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嫫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述異記曰昔炎帝女溺東海中化為精衛其鳴自呼每御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怒溺死故也海畔俗說精衛無雄耦海燕而生雌狀如精衛生雌狀如海燕今東海畔精誓水處猶存溺於死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死禽又名志鳥俗名為帝女雀

博物志曰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嫫往遊于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嘗從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左思衛都賦曰猗音祗精衛御木償怨

左思吳都賦曰精衛御石而遇繳文鯨夜飛而觸綸

水牝鳥

南夷志曰水牝鳥出混明池冬也遍於水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